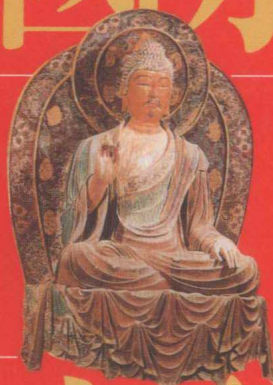


中國宗教

與



秦家懿
孔漢思 合撰

Hans Küng
Julia Ching

西方神學



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

秦家懿 Hans Küng 孔漢思 合撰
Julia Ching

吳華 主譯

獻 給

青年學生們

歷代年表

傳奇時代

三皇五帝（黃帝、堯、舜等）

上古史

夏

始祖傳說是治水英雄大禹

商（約公元前1766-1122年）

始祖是湯王

古代宗教（占卜、巫祝）

周（1122-249）

人本思想萌發

春秋時代（722-481）孔子、墨子、老子等思想家

戰國時代（403-221）孟子、荀子、莊子、韓非子等思想家

皇朝時代

早期

秦(221-207)

焚書坑儒（約公元前213年）

漢(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

儒學成為官學

佛學傳入中國（公元一世紀）

道教成立（公元二世紀：張道陵）

三國鼎立（220-280）

六朝(420-580)

南北分裂

鳩摩羅什在華北（402-13）

中期(六一九世紀)

隋(581-617)

佛教傳入日本

唐(618-907)

佛教極盛期（七-八世紀）

景教入華

（佛僧玄奘596-664）

（禪宗六祖慧能638-713）

唐武宗滅佛（845）

晚期

五代(907-60)

宋(960-1279)

猶太人到開封

女真人入據華北（1115-1234）

理學極盛期（朱熹1130-1200）

元(1260-1367)

蒙古人入主中國

忽必烈當政（1260-94）

佛教密宗極盛期

（天主教方濟格會傳教士來華）

（馬可波羅來華）

明(1368-1644)

王陽明（1472-1529）

（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來華）

（天主教傳入日本）

清(1644-1911)

滿洲人入主中國

鴉片戰爭（1839-42）
（基督教新舊兩派來華傳教）
太平天國（1850-64）
義和團之亂（1900）

共和時代

中華民國（1912- ）
五四運動（1919）
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
中日戰爭（1937-45）
國民黨政府移去台灣（1949）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
共產黨政府建都北京（1949）
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傳教士被驅出境（1950年間）
文化革命（1966-76）
（1973-74批林批孔運動）
「四人幫」下台（1977）
（現代化政策、包括宗教政策的開放）

小 引

這本書能夠見世，實是許多人的工作成果。這本書首由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教、研究中國思想與宗教史的秦家懿（Julia Ching），與在西德杜賓根大學任教、研究西方基督教神學的孔漢思（Hans Küng）合撰。孔漢思的原著用德文寫出，秦家懿的原著用英文寫出；但是他們在出書以前，曾經多次閱讀並商討書中每一章的內容。他們又曾經以本書的題材，在西德的杜賓根大學（Tübingen University），與美國休士敦的萊士大學（Rice University），共同作過學術演講。每次都由秦家懿負責介紹與解釋中國宗教，再由孔漢思負責西方神學的答覆。

這個中譯本，主要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比較文學中心博士班學生吳華翻譯。多大另一位研究生謝安國曾經作過部分的初步翻譯工作，但是這份初稿曾由吳華修改過。吳華由英文稿譯出中文；秦家懿本人又比對部分德文原稿加以修改。

本書英文版*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Religions*，1989年由紐約Doubleday出版；德文版則已於1988年由西德Piper出版；將來還會有法文、意文、荷文、西班牙文等版本；韓文本已在翻譯中；日文

本亦在準備中。本書實以中國宗教思想為主要出發點，在西德與美國作學術演講時，也以「中國宗教與基督教義」(**Chinese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為標題，故本書中文版題曰《中國宗教與西方神學》。附帶一提，本書提到「基督教」時，並指新、舊兩派（即包括天主教）。

秦家趙述

序——世界第三大宗教：中國宗教

（孔漢思）

根據1982年版《世界基督教百科全書》（*World Christian Encyclopedia*）公布的數字，全世界共有十四億基督教徒。而中國的人口就有十億，對比一下這兩個數字，中國對基督教具有何等影響不是很清楚了嗎？現在難道不正是西方神學（而且不只是神學）正視這一影響的時候嗎？

數千年來，歐洲和中國都自認為是世界的中心。地中海沿岸的小小世界自詡為有人居住的整個天地（*oikoumene*），中國則自視為「中央帝國」（*Middle Kingdom*），對於這兩個地區，其他地方不過是夷蠻之地，其他宗教不過是邊緣現象。中國這麼想更容易一些，因為高聳的喜馬拉雅山、浩瀚的大沙漠和中亞高原的無垠荒原把它和其他地區隔斷，只給它留下一條接觸外來文化的狹窄通道。難怪直到十六、十七世紀耶穌會士到中國傳教以後，基督教和中國宗教才在歐洲啟蒙運動期間漸漸互相了解，前此它們形同陌路。

當人們比較基督教和源自印度的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和佛教時，至少會發現因為從恆河流域到地中海地區通用印歐語系語言，這些宗教共有一些辭彙、表達方法、神話和概念。而基督教和中國宗教，

世界第三大宗教「河系」(river system)可以相比嗎？事實上，這就是我要提出的假設，本書各章將一再證實這一設想：在「一部人類宗教史」(W. C. Smith)裡，中國宗教不是什麼宗教通史裡的遠東的異質的附錄，不應像教科書中通常做的那樣把它當作旁註或者事後想起的補充看待。不，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中國宗教，把它視作和其他宗教有同等價值的第三個獨立的宗教「河系」。正是為此，它對世界的影響越出其發源地，傳到日本、韓國、越南和台灣。但是，應當怎樣理解這第三河系？正如地球表面的高山大河千萬年中會有滄桑變化，精神宗教的風貌也不會亙古不變。

如果我們以人類歷史的起源為起點向前看，更確地說始於人類的史前期石器時代初期及其尚無文字記載的原始宗教，我們將看到至少有四個原始的有歷史意義的宗教發達起來。這些宗教發源於豐饒的河谷地區所產生的高級文化：尼羅河(Nile)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地區(Mesopotamia)，印度河谷地(Indus valley)和華北平原的黃河流域。有關宗教體制、思想和習俗的最早的文字記載出自美索不達米亞的人，倒溯至公元前三千多年以前。然而，和古埃及人(ancient Egyptians)，以及遲得多的希臘人(Greeks)、羅馬人(Roman)的宗教信仰一樣，美索不達米亞人(Mesopotamians)、蘇美人(Sumerians)、巴比倫人(Babylonians)和亞述人(Assyrians)的宗教也湮沒無聞了。

如果我們不是從人類歷史的源頭向前看，而是從現在向後看，同時又不忘發生過的各種變遷和各種雜交形式就能辨別出三大現存宗教河系。我們的目的不是要勾畫一幅表面的靜態的「宗教地輿圖」(geography religion)(如：歐洲-印度-中國「世界觀」(worldview))

而是要發現一個逾越國家和洲際界限的、有歷史根據的、符合現象學的、動態的宗教地志學（dynamic typology of religion）。

在近東，從游牧部落的原始宗教裡漸漸發展形成了第一大宗教河系，它源出閃米特人（**Semitic**），以先知預言為其特點。今天，經歷了無數的衝突和磨難，我們再一次意識到這個系統的內在一致性，它們是「亞伯拉罕系三大宗教」（the three Abrahamic religions）。這三個宗教沒有平行的發展，反倒呈現出散發狀差異，它們的共同特點是「信仰虔誠」（piety of belief）。首先是猶太教，它是以色列「長老」（**Fathers**）、法律和先知的宗教。基督教從猶太教脫穎而出，其特點是信仰耶穌、基督或彌賽亞（默西亞）（**Messiah**）。最後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的宗教，它的聖經《可蘭經》提到以色列的先知和彌賽亞耶穌。

再向東走是和閃米特-先知型宗教迥然不同但又同樣錯綜複雜的第二大宗教河系，它源出印度民族，以神祕主義為其特點。這個神祕（而且常常是禁欲苦行）的宗教是後《吠陀》（*Vedic*）期僧侶信奉的過度發達的偶像崇拜宗教的反動。它的教義的中心是體驗萬物合一。通過冥想自省頓悟一統和《奧義書》（*Upanishads*）裡首先闡發的一統信念形成了後來印度宗教的基礎。後來出現了筏駄摩那改革運動，又叫「耆那」（**Jina**），意為「勝利者」（victor），他是耆那教的創始人。釋迦牟尼（**Gautama Buddha**）的改革運動一直傳入中國和日本——雖然基本範式有所改變。最後是更晚出一些的印度教各教派，其中有一神崇拜也有信奉一個主神但也不否認他神存在的宗教信仰。

本書要闡明的觀點是：遠東的第三大宗教河系應當和上述兩大

宗教分清。這個宗教河系源出中國，其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祕主義者，而是聖賢；這是一個哲人宗教。

當然，中國的文化和宗教不是在與世隔絕的環境下生息衍化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和稍有不同的日本民族主義思想傾向於這樣斷言。畢竟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出現的比較晚，是早期發達文化中最年輕的一個。雖然中國文獻對此諱莫如深，但是自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以降，不少學者都指出，石器時代以後出現的重大文化演進如青銅器鑄造，甚至文字的創造都是與近東地區更古老的文明中心，特別是閃米特和埃及的聯繫交往觸發的。中國馴化馬匹和使用戰車也可能是學自鄰近的印歐民族（參看**H. Franke and R. Trauzettel,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Frankfurt, 1968], chapter 1**）。文字、青銅器、馴化馬匹和使用戰車的淵源更像是源自外來文化的促動而不是公元前二千年前中國獨有的「新發明」（只舉一個例子，今天已經沒有人再把馴養馬匹歸功於傳說中的「三皇五帝」，而認為是發生在歷史上的商代）。考慮到中國考古學剛剛開始在一片廣浩無垠的處女地上耕耘，或許有些問題漸漸會有分曉。內蒙古的新發現應當能極大地改變我們對古代中國的認識。

無論最終確定中國受到什麼外來影響，對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早期青銅器皿、中國文字以及宗教從一開始就顯示出**典型的中國形態（typically Chinese forms）**，雖然人種學和宗教研究至今難以確定究竟什麼是典型的中國因素。儘管和印度的發展經過有相似之處，周密詳致的考察告訴我們中國的文化與宗教和歐洲人長期以來認定是典型的「東方的」東西截然不同。中國的史書編修起步驚人的早，但很快就被朝廷和政府官僚機構一手壟斷，結果是歷史強調傳統和

鞏固陳規舊習。雖然如此，黑格爾（Hegel）以後變得尤為流行的歐洲人的看法認為所接觸的是一個幾乎沒有歷史、靜止不變、「永恆的中國」（eternal China），這種看法毫無根據。

不錯，在中國歷史緩慢流動的長河中，西方人在建築、雕塑、繪畫、服飾和家具等方面很難發現和西方同樣急遽的鮮明的不連貫性，但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仍然明顯無疑，尤其是在宗教史中。有一件事當然不容否認，那就是極為敬重老年人和他們的經驗。加強這種敬重感的是缺少西方式的政教分離和貴族與教士分離。西方的這一分離引起了許多衝突矛盾但也不乏積極的創建。除了政教不分，中國也沒有發達的國家理論、法律至上的概念和獨立自主的司法制度。

然而把中國宗教定為哲人宗教這樣的歷史學—現象學的類分法是否鼓勵了簡單化的分類和系統化？並非如此，因為我們顯然不想忽視有史以來宗教一向互相影響並且產生了許多雜交的形式這一事實。另外，我們還要一再強調宗教間的根本差別並且用專門術語表達這些差異。這是因為如果我們把「先知」、「神祕」、「聖賢」這類概念無限擴展以至於失去其外延，甚至讓它包容其對立面，這樣的觀念則變得毫無使用價值（亞里斯多德邏輯學規定外延越大的概念內涵越小）。我們還是用三個特別顯著的歷史重合與交融的現象來說明問題吧。

一、即使是閃米特宗教也有神祕主義的傾向（mystical tendencies）。希臘和小亞細亞的神祕主義思潮經普拉提諾（Plotinus）的弟子、雅典最高法院的法官戴歐尼修斯（Dionysius）開始融進西方宗教，而這一神祕主義思潮的源頭在印度。神祕主義的本原是對

整體統一的直接和直覺的體驗。儘管西方宗教有希伯來神祕哲學，德國、荷蘭和西班牙基督教神祕主義，還有伊斯蘭泛神論神祕主義，但是神祕主義在印度宗教占主導地位，而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裡它始終是個惹人懷疑甚至遭受迫害的邊緣現象。以色列的偉大先知總是把自己和神截然分清，他們不再是內省的神祕主義者，一意追求宇宙和諧統一。對觀福音書裡的耶穌（雖然〈約翰福音〉頗有一些神祕主義的蛛絲馬跡），甚至《可蘭經》中的先知也都不是神祕主義者。

二、即使是閃米特宗教也有和古代近東一樣有哲人文學（wisdom literature）。然而在猶太教和伊斯蘭教裡，哲人文學也始終是個邊緣現象。相比之下中國的宗教史從本質和重要性上看，哲人文學都是其特徵。

三、我們還將看到中國的傳統也有一些頗似先知或者至少是「熱中的」（起初是巫覡的）人物。但是以色列的偉大先知與中國的巫覡之間的差別和拿撒勒的耶穌與孔子、老子的不同一樣分明。孔子和老子一直是儒學和道教的聖人，而儒道兩教和佛教不同，它們是中國血統的宗教。

幾千年來，這三大宗教河系不僅形成了無數支流，還匯合了原始的民間宗教，並且互相交流融合。例如：

——聖經—先知型宗教與希臘神祕主義因素和傾向的混合在猶太教裡已見端倪，在亞歷山大基督教和阿拉伯—波斯泛神主義中尤為顯著。

——另一方面，在印度《奧義書》和《吠陀》裡的神祕宗教包容了富有人的特點毗溼奴（Vishnu）、薄伽梵（Bhagavan）、克

利溼那（**Krishna**）以及羅摩（**Rama**）崇拜，所有這些都側重對一神的感情聯繫。

——而在中國，不但儒學和道教這兩大哲人宗教融合交織，它們還吸收了大乘佛教的影響，但是它們也給這些影響染上了濃厚的中國色彩。

應當再次指出的是，儘管有交融糅合，本質的差異依然保留！更重要的是，不應當把其他型式的宗教僅僅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預兆或離差，篤信基督教的教條主義者特別愛這麼看問題。同樣也不應當效尤某些史學家和哲學家想把神祕主義宗教視為「真正的」（**authentic**）宗教，而先知型宗教不過是神祕主義宗教的衍生物；或者是把先知型宗教看得優於神祕主義宗教。尤其要防備的是中國影響所及的領域裡常常出現的傾向：收容一切並按需要選擇任何一種宗教。

本書各章所代表的宗教對話是於1987年夏季在杜賓根大學進行的。我希望本書能夠說明對中國宗教一無所知就不可能了解中國人，不可能了解從漢城到台北，從吐魯番到東京的整個漢化世界。中國宗教首先是儒學和道家道教，但也包括佛教和中國民間宗教。眾所周知，這是一項困難重重的工作。那麼，先熟悉一下那塊陌生的大陸及其宗教是頭等重要的事情。為我們提供中國宗教的信息和闡發解釋中國宗教是專家的的工作，多倫多大學（**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秦家懿教授本人是華裔，又是國際上享有盛名的研究中國哲學和宗教的學者，她將承擔這一重要的工作。

在這場對話裡，基督教和中國宗教是價值相當地位平等的參與者。和拙作《基督教與世界宗教》（*Christianity and World Religions*

〔Garden City, 1986〕）一書中〈通往與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對話之路〉部分的方法一樣，關於中國的材料和神學家的**基督教**的答覆並列。差異和匯合將加以考察，但是只能限於最關鍵的異同。我們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細節問題，也不可能回答所有的反證。《基督教與世界宗教》涉及的問題本書不再重複，這包括神祕主義問題尤其是佛教問題，雖然本書將談到中國形式的佛教。我建議讀者參考《基督教與世界宗教》一書中有關佛教的**神學**探討部分。此處，我們要討論是在中國是否可能出現附合中國國情、移植進中國文化的基督教神學。與基督教和佛教互相理解方面所做的努力相比，西方對上述可能性很少言及。我們的答覆的目的是力圖從中國宗教的視野介紹基督教：首先是古代中國的宗教，然後是儒學和道教，接著我們將引入並討論基督教和中國宗教接觸的各個不同模式。所有這一切都是從文化間和宗教間互相了解的利害關係出發。

因而本書的目的不是就一個異質宗教做一些浮淺的有選擇性的評論，這麼做無異於拾人牙慧。我們追求的是嚴肅認真的**信息交流**、**互惠的挑戰和相互間改造**。最終結果將是避免一切虛偽的排它傾向，反對不加批評分析的調和與廉價的和諧，爭取不同宗教傳統的逐步的、全面的、批評的闡明、促進、滲透和富集。不言而喻，這一過程不能由任何宗教或政治權力機構來實現，只能「自下而上」地慢慢地發展。

今天，與中國對話的時代已然來到的跡象比以往更為有利。六十年代以來，歐洲、北美、日本，最後在中國出人意外地出現了中國宗教學術研究的復興。研究成果具體而微地揭示了中國宗教在各個歷史時期和中國文化生活的各個社會階層所起的能動作用和功能。